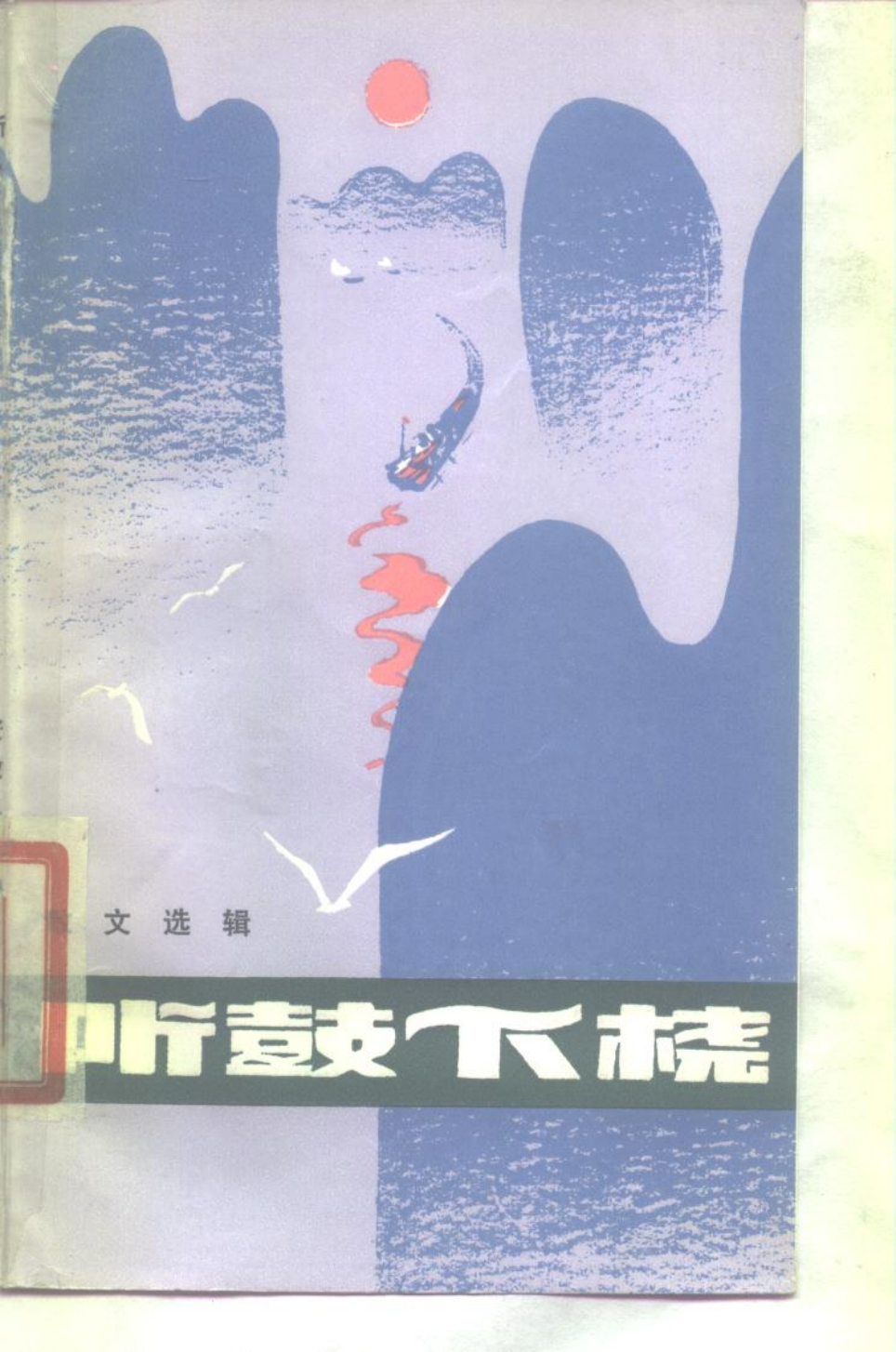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boat on water.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purple-grey. Large, dark blue, rounded shapes represent mountains or hills. A bright red sun is in the upper center. A small boat with a red and blue hull is on the water, leaving a red wake. Two white birds are flying in the 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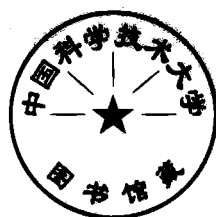
文 选 辑

听鼓下桡

120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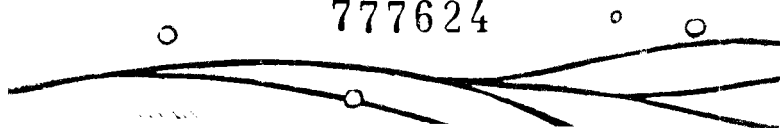
听鼓下桡

戴 玄 温 记



5.22 1980.4.分册

777624



封面设计 袁尧书

听鼓下桡

(散文选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81,000 印数: 2,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57 定价: 0.32元

目 录

听鼓下桡.....	刘云程	1
张神麻.....	吴庆初	7
打旋网的人.....	史培发	19
乡村回忆.....	张 谦	30
无花果的怀想.....	刘 平	50
梔子花赋.....	钟 海	61
铁花丹蕊.....	娄洋生	70
最忆吴笺照墨光.....	陈桂棣	82
端午节.....	陈所巨	88
花灯会.....	李 琳	96
为了绿色的河流.....	梁鸿猷	108
大妈的梦.....	由 之	116
春 花.....	张 静	121
喷香的南瓜子.....	朱家托	128
卖花渔村散记.....	郑 瀚 鲍弘楷	136
母亲的呼唤.....	跃 渊	144

听 鼓 下 桡

刘云程

八岁那年，我在扬子江边的表哥家住过一阵子。

大江东去，一泻千里，风前雨后，变化多姿。这对一个从小生长在山区的孩子来说，是既感到新鲜，又觉得神奇的。时时刻刻，都试图着要探索这里的一切秘密。

一天早晨，表哥要下江捕鱼，我吵吵着要跟他去，非去不可。开头他用各种恐怖的故事吓我骗我，后来被我缠得没法，只好依了。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在我的腰间系上一根棕绳，把我缚在桅杆上。我也没法，只好依了。

出航时风平浪静，宽阔的江面，如同在织布机上缓缓蠕动着布匹，可以挑花绣朵，可以着墨绘画。到了半上午，表哥抬头看看天色，突然惊诧地大声叫道：“哎呀，不好，强台风就要来了！”

这是从哪里说起？天空蔚蓝蔚蓝，阳光明亮明亮。除了远处飘荡着几片浮云之外，什么变天迹象也没有。我以为表哥又是在吓我骗我。可表哥却坚

持说那几片浮云就是招风云，不顾我的辩驳反对，匆匆忙忙收起鱼网，推了个满舵，掉转船头返航了。

我自然是老大的不高兴。但是奇怪，我们的渔船刚刚驶回三、四里地，风便一阵紧过一阵地吹起来了。平静的江面开始折叠起密密麻麻的鱼鳞皱。接着鱼鳞皱逐渐逐渐在扩大，在合并，形成一座座山一样的浪峰，一沟沟壑一样的浪槽。再接着这个浪峰便扑向那个浪峰，互相撞击，互相撕咬，暴啸着，搓揉着，激起一簇又一簇浪花，水珠儿象碎玉密雨般地在江面上飞旋着，抛撒着。连以水为家的鸥鸟，这时也鼓动着翅膀，引吭惊鸣，腾空飞去。

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那些来往江上的行船，一忽儿被浪峰抛向空中，亮出船底；一忽儿又随着浪槽坠入江底，只露出桅顶。片刻之间，能入港的都抢着入港，能靠岸的都抢着靠岸。不能入港靠岸的，有的触礁沉没，有的帆落桅折了。整个江面，都成了风的世界，浪的世界。

狂暴的扬子江并不能吞噬一切。当我们的渔船侥幸脱险，表哥把我从桅杆上解下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江面上有一只大木簰在乘风破浪而无恙。它在咚咚的鼓声中安稳前进，风刮不翻，浪打不沉。

这种木簰，据表哥讲，多是从江西运到南京、上海一带去卖的，它由几万根甚至几十万根木料编扎在一起，组成簰形。由于缺乏水上活动常识，由

于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在当时我对这种现象还无法理解，不懂得比船笨重庞大得多的木簰，为什么有这种乘风破浪、避礁绕滩的特殊本领。后来上学读书，听老师讲解“听鼓下桡”，才知道那是因为簰工们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在航行中拿桡子划水的能坚决听从司鼓的统一指挥的缘故。但这毕竟只限于道理上的认识，而真正有切身体验，那还是几年前的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是举国上下热烈欢庆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大喜日子。我接受了报社编辑部交待的任务，去采访簰工们是怎样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的。

动身前听有关方面介绍，我要采访的那个木簰，早在七五年十月间就已编扎好了的。但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说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层层揪代理人，不能以生产压革命”，所以迟迟不准下水。

木簰停泊在一个连着山河的港口边。我到的那天下午，正巧赶上簰工们举行庆祝集会。鲜花彩旗，把个大约有二千五百立方米的木簰，装扮得如同一条彩龙。“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

“人民胜利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震撼两岸。

本来木材公司研究决定，这个簰是在一星期以后才启航的。可开罢庆祝会，簰工们临时动议，潮

水般地涌进党委办公室，亮开嗓门，嚷着要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夺回来，连夜就把木簰放到扬子江上去。有一个经医生证明要休假一个月的病号，闻讯以后，也提前返回了战斗岗位。真是激动人心啊！年约五十岁左右的公司党委书记在向我介绍情况时，摊着两只手乐呵呵地笑着说：“你看，你看，粉碎‘四人帮’后，群众中爆发出来的这股劲，就象被压抑之后冲决出来的喷泉似的！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估计不足，就要被群众抛到后头去了！”

我决定随簰采访。开航的第一个月夜，风不大，江面很平静，我坐在竹席搭成的棚子里，如同坐在办公室内，感觉不出木簰在走动。可到了第二天午夜，江面却漫起丝丝白雾。渐渐地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密，天明以后，两岸的青山绿树隐没了，江面上的航标隐没了。簰上的司鼓和拿着竹橈子的簰工，相互间也象隔着几层面纱，难以辨认。

对于航行来说，迷雾是要比狂风恶浪更为可怕的。怎么办？我有点慌了，一会从簰头跑到簰尾，一会又从簰尾跑到簰头，仿佛一场大祸就要降临似的。可簰上的工作人员却十分镇静，十分沉着：老司鼓一面察看着复杂的航行图，一面有节奏地敲击着鼓点；拿竹橈子的簰工都以战斗的姿态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听鼓下橈，该划的就划，该止的就止，团结配合得如同一人，橈之服从于鼓，如同手足之

服从于大脑。

雾不见消。木簰就这样在浓雾中航行着。大约到七点钟光景，老司鼓传话：“簰已经运行到三江口了！”

这儿水流湍急，而且江心里有两个沙洲，稍一不慎，就会触滩搁浅。战斗到了最紧张的时刻，簰上全体工作人员，也更加团结一致。鼓声咚咚，左边的橈子一齐下水。鼓声咚咚咚，右边橈子一齐下水。我的胸膛随着鼓点在剧烈地起伏着，好象那咚咚的鼓点敲在我心上似的。

突然前面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报警汽笛声。我抬起头，隐约看到几十米外有一艘楼房般大小的客轮在溯流而上。方向相对，顷刻间就有互相撞击的危险。我的心都提到喉头上来了，老司鼓却声色不动，连连咚咚击鼓，只见右边的橈子一齐停下，左边的橈子奋力急划，拨转簰头，让客轮从右边安全地驶过去。……

簰过三江口，雾幕徐徐拉开了。这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日出江天万朵花的瑰丽景象，两岸青山绿树也分外妖娆了。

簰工们满怀着战斗的喜悦，一面打开收音机收听着首都百万军民隆重庆祝伟大胜利的喜讯，一面畅谈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心愿。

我纵观瑰丽的前景，聆听着北京的佳音，心想：

只要九亿人民象簰工一样，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听鼓下桡，步调一致，就不管前面还有多大风浪，多少暗礁险滩，都一定能够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张 神 麻

吴庆初

同志！你见过这样的事吗？

有一个患拘挛瘫痪的病人，遍求大小十几家医院，全没办法。后来，病人对治愈的希望渺茫了，差不多死心的时候，忽经别人指点，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去请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中医。

老中医“望、闻、问、切”后，提笔开了张处方。病人按处方服了三剂汤药，果然见效，没多久便能下床走路了……。

且慢，你别忙称赞老中医妙手回春的医术，请先看看处方上第一味中药——天麻。就是它创造了医疗上的奇迹！

天麻，药物典籍上写明它有祛风镇痉之效。主治：头晕目眩，中风惊痫，语言不通·拘挛瘫痪……。

金顶山出产的天麻除了具有普通天麻的特性外，还兼有人参般的滋补作用，所以更加珍贵，名声更响。至于那各种各样的传说，又给天麻涂上了

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说：天麻神仙脚，日出在东山，日落就跑到西山，财主病了，踏破鞋底找不着，穷人病了，大路边上就有。……不知从哪辈起，山区的人们就称天麻为神麻了。

提起神麻，我先向读者介绍个人物：金顶山下，回龙村里，大名鼎鼎的张神麻。

上山采掘天麻是张神麻的拿手绝招。尽管天麻稀少难寻，但是他找起来就象进自家菜园摘菜那么容易，就象到鸡窝掏蛋那样稳拿。有人和他打过这样的赌：在一个大雪盖地的日子里，让他领着人上山找天麻。走着走着，他好象看穿雪下面三尺冻土似的，手一指：“这里有。”别人不相信，一锄头挖下去，果然挖出天麻来。他一连指了十处，挖了十处，处处不落空。

听人说，张神麻那手绝招儿是祖上传下来的，而且代代单传，就连妻子、兄弟也不让知道。

我第一次见张神麻，是在“反击”叫嚣的高潮中——新中国史册上已被翻过去的那黑暗的一页。

那天，东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尖利得象刀子。我接受了县药材公司领导交给的一项特殊政治任务：想方设法给一位新贵弄两斤金顶山天麻。俗话说：“要吃山珍找猎户，想吃海味求渔郎。”我顺藤摸瓜，找到了金顶山下的回龙村。

进了村，刚好碰上村里开批判大会。标语贴得一片红，口号喊得震天响。台上，有三个靶子：一把挖药锄，一只簸药篓，一个高挑个儿但佝偻着腰的汉子。

几个人捧着发言稿，鱼贯似地上台发言……。末了，没话说了，就一个劲儿逼那汉子把他祖传的秘密公开。汉子死活不开口，这时，忽然冲上去两个家伙，兜头给汉子淋上两瓢冷水。汉子打了个趔趄，终于又站住了，不过浑身抖得象筛糠一般。

我一看汉子胸前挂着牌子，上写“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张××”（后面两个字被水淋湿了，看不清），顿时吃了一惊，心里暗嘀咕：这汉子莫不是我要找的张神麻？急忙找人打听，当真是他。

糟！我在心里叫了一声，只好去找主持批判会的那个“刀条脸”，讲明来意。刀条脸先是一愣，接着面带难色地说：“在这种时候，找这种人，不妥吧？”等我把这项政治任务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说完后，刀条脸终于收起了“难色”，爽快地答应：“好办，好办。你亲自找他谈谈，叫他上一趟山。”

晚上，张神麻被带到队部办公室。

我首先说了一通领导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的信任，他应该百分之百的完成。可是张神麻沁着头，闭着眼，全当耳边风，不予理

睬。接着我又骗他说，挖天麻不算资本主义，没有错，只要把这件事办好了，保证今后不再批判他。张神麻嘴仍没张，只是翻了翻眼皮，显出了满脸狐疑。我没招了，只好信口胡编：“有个小孩得了惊痫，生命危险了，急等天麻救命。人命关天，你铁石心肠，难道见死不救？”出乎意料，张神麻到底开口了：“好吧。”

第二天下午，张神麻的话兑现了，当真弄来了两斤天麻。可是我的保证，全是骗局。晚上，他仍旧继续挨批判。……

等我同张神麻第二次见面时，已经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个春天了。

由于用药量越来越大，而野生天麻越来越少，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药材公司决定搞天麻人工培植试验，在金顶山建立天麻培植基地，由小黄作指导，聘请张神麻当顾问。我带着建基地的任务，揣着聘书，领着技术员小黄，直奔金顶山。

说真的，这次去金顶山，我实在是“无面见江东”。特别怕见张神麻。可是怕又有什么用呢？事到头不自由嘛，九九归一，还是硬着头皮进了村。

张神麻好象把以往的事全忘了，热情地接待了我和小黄。他把我俩让进屋，又是敬烟，又是献果子茶，并且主动地同我攀谈。

我用忏悔的口吻说：“这次来，我真没脸见你，

当初……”

“哈哈……”张神麻朗声笑起来：“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冤有头，债有主，都是‘四人帮’那伙奸贼搅的。能怨你？”

“你的话不错。”我点头承认，“不过，我不该昧着良心骗你，让你受苦了。”

“受苦也罢，受罪也罢，过去的事长草短草，一把挽倒，算了。”张神麻摆了摆手又说：“如今正搞四化，老是记着‘旧帐’让人鼓不起劲来。”

张神麻宽宏大量的气度使我感动，不咎既往的高尚品质简直使我崇拜得五体投地。

张神麻变了：高大的身躯不再佝偻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虽然头上添上了不少白发，却不显得老相，反而给人一种庄重、成熟的印象。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讨论工作；从基地的选择，到人员的调配；从技术要求，到今后的发展规划……。最后扯到天麻种子上，我十分为难，摊开双手，拿不出意见。张神麻蹙着眉头，拼命地抽烟。……许久许久，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站起身，大手向下一劈，对我说：

“你不用担心。天麻种子问题，我自有办法解决。——大伙不是早就要我把祖传的秘密公开吗？现在就公开吧。天麻是按窖生长的。金顶山上的天麻，光我知道的就有三百五十七窖。往年我挖出大的，留下小的，年年挖，年年有，啥时挖，啥时有。明

天我上山把所知道的天麻都挖来不就得了。”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金顶山天麻培植基地终于建了起来。入夏，我留下小黄，自个儿回县药材公司去了。

今年初秋，张神麻给我来信说，他们培植的天麻获得了丰产，约我抽空去看看。刚巧，药材公司又交给我一个摇笔杆的任务：总结他们的丰产经验。

对我来说，这是轻车熟路，于是欣然答应。早晨五点上车，当天中午就赶到金顶山。一年多不见，天麻培植基地的面貌焕然一新：往日的草棚现在变成了排排新房。那一条条培植畦从山洼里一直发展到山坡上。

小黄领我到各处走走。大概是收获季节的缘故吧？地里刚刨出的是天麻，屋里堆的是天麻，装箱待运的也是天麻。天麻多得象山芋似的……。

我一直没见到张神麻，觉得很奇怪，就向小黄打听。

“嗨嗨，看我这人记性！光顾领你看这看那，忘了告诉你一个新情况。”小黄笑了笑，介绍起来：“今年春天，我们又开辟了二号基地，就在山那边金盆凹。那里条件适宜：气温低，湿度高，多云多雾……。张神麻带几个青年在金盆凹搞室内培植试验哩。”

“咱们到二号基地看看去。”我真有点儿急不

可待了。

小黄看了看我，劝道：“你刚来，歇歇脚，明天再去。——实话对你说，上山的路可欺人呢。”

我做了个立刻就走的手势：“怕什么！”

不久我们来到一堵断崖前。路，象是刻在石壁上的，成“之”字形，无数“之”字首尾相接，最后消失在白云深处。

我鼓足了勇气，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两个“之”字没走完，出气变粗了，心跳加快了，汗也下来了。我紧咬牙关攀上崖顶。我回过头向下一看，来路处黑沉沉不见底儿，吓了一跳，脱口大叫一声：“我的妈呀，好险！”

“对对，”小黄笑着说：“此处就唤作‘妈 妈 岩’。”

我弯腰从小溪里捧几捧清泉喝下肚，觉得心安了些，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边小憩，一边请小黄介绍介绍张神麻一年来的情况。

小黄擦过汗，说：“我先给你讲两件险事儿。好？”

“好。”我点点头：“讲什么都行。我是剃到篮里便算菜。”

小黄绘声绘色地说开了：

“第一件险事儿发生在去年夏天。我们这里两个月没落一滴雨，旱得厉害，土浅的地方竹子开花，